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四十七回 仙狐戲弄何仙姑 暴兵鬻割孟姜女

卻說何仙姑被那女道弄得糊塗昏憒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兒，也不曉他究是何人，因含笑問道：「道友必是哪處見過我的，要是不然，怎麼今天又能和我鬧這一陣玩笑兒呢？」那女道方才笑道：「你即把這位敝同門張道友仍舊背起，我們一路走一路談，到了李師兄那裡，我們的話可以講完，你也可以知道我是什麼人，更不必再以鬼物見疑了。」仙姑聽了，心中甚是慚愧，只得依言把張果背起，讓那女道先行，自己隨在後面。道姑也不客氣，熟門熟路的轉彎抹角地緩緩走著，口中卻才告訴何仙姑是和張果同出文美真人門下，名叫通慧的便是，和令師兄鐵拐先生曾有過那麼一件關係，所以彼此都很熟稔。仙姑聽了，心下恍然，因笑說：「道友既出文美真人門下，和李師兄是什麼輩份兒？」通慧笑著吐舌道：「當你是忠厚人，一張嘴兒卻來得緊俏。你說鐵拐先生是我師叔，連你老人家也長我一輩子咧，我卻不該如此無禮，在你面前開玩笑。這話是麼？」仙姑本沒此意，經他這麼一說，反分難為情起來，忙笑說道：「道兄不要如此多心，我可沒那轉彎使巧的心機，道兄神通廣大，既能窺測人心。怎麼看不出笑的心事來麼？為甚偏愛冤枉人家。」通慧見說，又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罷，初次見面，玩得你也夠了，老實說罷，我師父門下最規矩老成的，要算你身上背著的張果；最滑稽頑皮，不安本份的，要推我這老狐狸精兒，我要是愛了這人，就不歡喜和他客氣，一見面就會尋開心、淘閒氣兒。我雖沒曾見過你，卻早深知你的歷史，今兒一見了你，又非常的愛你，生怕你喜歡客套，蹈那俗人的陋習，不如先和你玩一下子，免得大家陌陌生生的，見了面還有許多做作。你看我這東西，不該大大訓斥懲戒麼？」

仙姑向來拘謹，所往來的也盡是謙謙一流，的確不曾見過這等放誕怪僻、一味淘氣的朋友，但因見他形態端正，神情灑逸，恢諧中仍沒些子輕薄相，心中倒很愛他的天真活潑，又深慕他的道行不凡，忙含笑說道：「神仙和西方佛家、東方孔聖不同，原不斤斤於禮節表面之間，和俗人一般，定要許多做作，只恨生來笨拙，不能跳出塵世浮俗的圈子。今見道兄如此瀟灑不羈，真不愧神仙正派，此後如蒙不棄，定當執贄受業，學些灑脫滑稽手段，不識道兄可以收留我這愚拙的弟子麼？」一席話把通慧說得捧腹揉腰，笑得連呼「啊嘖」。仙姑笑道：「怎麼樣？難道說我是生來苦命，該一輩子受那塵網的羈束，連自己想要稍許活潑一點也不可教訓麼？」通慧笑道：「哪裡來的這許多俗語廢話。老實說，你要拜我為師，就得先把這等可廢的俗套盡量收拾乾淨，丟到東洋大海中去，交給張道友的故人龍王替你保守著，陳列水晶宮中，做一件古董兒玩。那麼，你這學生我方有造就的法子，要是捨不得這些俗套，那便進不得我的門牆，只好跟隨西方佛、東方孔做那世外的聖賢去罷。」幾句話說得仙姑又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道兄別這麼說得人酸溜溜的，我雖不能如你這樣灑脫絕俗，卻深信道兄這等氣派行事最能全我本真，適我天趣，不為一切塵網所桎梏。所以我認定修仙一道，以道兄這等性情行為最為合宜。請問道兄，我這話不見得再是俗套，可以免送到水晶宮中去麼？」

通慧又搖頭大笑了一陣，也不說他的是非，卻告訴他自己奉了文美真人之命，前來救取張果的，真人也知張果必有人救援，他卻沒料定是鐵拐師叔和你，他只著我見機行事，救了張果，還著我去另找一個要緊人兒，我便急急忙忙跑到此地，先打聽得你們都在此地，已將三妖誅滅，我便預備救去張果，再找你們談天去。哪知稍許遲到一步，這場功勞又被你捷足先得。我到大營之時，正見你被一班兵士圍困，方才略施小法，讓他們自己玩一陣子，讓你可以安然出險。」仙姑聽了，方才恍悟起來，笑指通慧說道：「我就知道一定有什麼仙人前來助我，原來就是你鬧的把戲兒。」通慧笑道：「不是和你這麼說起，我竟忘了收法，只怕他們已都打得筋疲力盡了。」說時回轉身，對著來的方向，舉手一揮，說道：「饒了你們罷。」仙姑問道：「這批人打得如此狠法，不會有性命之憂麼？」通慧笑道：「這也在我的指揮，我要他們死時，當你離開它們鼠竄牛空的當兒，一個個都早到了鬼門關上了，還等你這好心人來發慈悲麼？只因念到此輩也是好百姓，被迫行役，已經苦到極處，何忍再去傷害他們，只求他們不為我害，不誤我事，就得了。所以施法之時格外的容情，你不見他們一個個丟下兵器，空手搏擊麼？」仙姑點頭稱妙，分佩服，因又談起孟姜夫妻的事情。

通慧忽然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正要告訴你，你又問起來了。我們生為女子，對於人間好女子沒有個不想愛護他們，使他們無災無難，平安終身的，何況孟姜女這樣苦節守貞，多情多義的女人，焉有坐視他遭難不去救援之理？怎奈我師尊雖把這事告訴我，只力戒我不必管這閒事，自取罪戾。我再三請問，這等好人，為何不救？救人是我們天職，怎又說是閒事，反會陷於罪戾呢？師尊才說，他們總是該死的，死了才有好口，早死早得好處，此事該你鐵拐師叔辦理，你將來會到了他，自然明白。道兄，你雖是才認識我，該已看得出我這個人哪，真是一個最性急爽快的東西，最不願向著悶葫蘆裡討生活。像我師父，別的都好，往往逢到要緊說話，越是我急於要曉得的，越是今天一句、明天半句，慢吞吞地不肯全告訴我，這真使我氣悶之極了。但是我也只能在你面前胡說一番，卻如何敢詰問師尊呢？當時只約略說了句：『師尊又要我去救師兄，又著我莫管人家閒事！』才說了這兩句，師父已變了面色，叱道：『不許多說，你師兄也是多管閒事，才闖出這等禍來，你也願意去嘗試嘗試這等牢獄風味麼？』這才嚇得我不敢再說，只盼望早早會到李師叔，可以早一天知道此事的真實原因。比及知道師叔已先到此地，心中這一歡喜，真比救出孟姜女還來得厲害咧。如今請問道兄，可曾聽得我鐵拐師叔說那孟姜女夫婦的因果麼？」仙姑聽到這裡，不覺佛然道：「正因我們也只聽師兄說他二人都是該死的，卻不知有甚因果在內，我們極該再去問他一番才好，但不知現在這夫妻倆怎麼樣了。」通慧傷心道：「這個我倒全知道了，也都料得定了。我是不怕多嘴的，好在你也是自己人，談談何妨。這孟姜女自從隨送他丈夫到此，幾乎沒有一天不是椎心泣血，這是當然之事。不道昏皇欲得孟姜女，想了個惡毒法子，要用范杞良做長城土地，將他塞在城內，這事大概你也知道了。」仙姑點點頭道：「曾聽師兄的徒弟鍾離權說過，就是你師兄張果，也因路見不平，劫出范杞良，所以闖此禍事呀。」

通慧點頭道：「可不是麼？但據師尊和師兄們說來，此中莫非真有天數麼？要是不然，為什麼有這許多仙人幫扶照料，竟不能救他們兩條性命呢？如今這范杞良已給蒙恬活埋在城堙之中，聽說合版的時候，孟姜女是哭得什麼似的，要求蒙恬再賜夫妻見一面，要是不然，本人情願同死，也決不再回咸陽。蒙恬沒了法子，便命工人從泥土中間扶出范杞良的頭來，這時他已嚇昏，面色也灰白如死，哪裡還能說話。孟姜女一見丈夫，大叫一聲，口吐鮮血昏絕於地。這邊蒙恬恐他醒來再有糾纏，一面命人好生救起孟姜女，一面趕緊把城牆打成。可憐好好一個少年男子，只因討了一個美貌的妻子，未享閨房之樂，先把性命送在城牆之中。在這等暴君治下，做百姓真是可慘極了。」仙姑聽到這裡，氣得蛾眉倒豎，粉面呈青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通慧又道：「如今這孟姜女還在蒙恬營中，以我忖度，這人不久必隨他丈夫於地下。以我們的本領而論，別說妖人已死，就使三妖尚在，只我一人足夠對付他們，再得你一人幫忙，就可將他救出，何況現在管守者只是一班沒用的匹夫。若要救他，可謂不費吹灰之力。但師尊再三囑咐，不許我去管這閒事，真令我急死恨死了。」仙姑因說：「令師既如此吩咐，鐵拐師兄又那樣說過，況據他們說，這一對苦命鴛鴦似乎要死後才有好處，那麼還是讓他們受這一時的痛苦，反得享永久的幸福。我們要是逞著自己的些小技能造次幹事，不但自誤，還恐害人，總該謹慎一點才好。」通慧卻歎口氣，不說一言。

這時已到了鐵拐寓處，鐵拐先生早和費長房、鍾離權二人迎了出來，笑說：「故人遠來不易，真是幸遇。」通慧忙上前口稱師叔，行了個大禮，又替他師父文美真人致意。鐵拐先生一面答禮，一面笑道：「凡事有個定數，張果是你師兄，不道還要在大姑娘手中劫出，豈非可怪？」說時，大家已入內分禮坐定。通慧笑對仙姑說：「你是長輩，張果又是我的師兄，應得我來背他才是，只因這事是你的功勞，我們初交，未便分功，所以始終偏勞，很對不起咧。」一句話說得鐵拐、仙姑大笑起來。鐵拐又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只是貪懶，哪有這些小心眼兒，若果如此存心，也不成為通慧了。」通慧也是大笑，於是又和費長房等相見，談些道門中的閒話，卻讓鐵拐先生一人取來一杯冷水，噴向張果面上。方說：「張果中的是海中出產的一種最毒的藥，我不難將他一喚而起，但他未脫頭軀，恐毒入心臟，將來吃他的虧。所以用這最慎重的治法，不但可以清毒，還能增益精神，大約半個時辰即可醒將回來和你

們談天也。」眾人稱是。鐵拐先生笑對通慧說：「恭喜你功夫大進，居然也能測度人心，把我們這位師妹捉弄得幾乎要命。」通慧大笑，長房等不解所謂，仙姑把上事告訴他們，二人也大笑起來。鐵拐對他們說：「這不算稀奇，凡是仙人都要能夠知道過去未來之事，但過去易曉，未來難知，知未來者，又以時期的長短分程度的高下，像我和文美真人都能料到數百年之事。但一望而知或心感即悟者，仍不過眼前之事，以後卻非推算不可。如你通慧師兄，他就能料測人家心事，百不失一，又能變化大小物類。師妹是忠厚人，自然要被他蒙住了。」說得仙姑和通慧又相對一笑。

鐵拐先生正要再說，只聽張果大喊一聲：「悶死人也！」立刻醒悟轉來，立起身，睜眼一瞧，見了鐵拐、通慧，心中大疑，只當還在夢中。通慧忙去安慰他，又把奉旨救他以及仙姑先將他救出等情，一一告訴了他，張果才向他們道謝，轉身再問鐵拐先生叩拜。鐵拐先生忙止住他，大家仍舊坐地。鐵拐先生因問通慧道：「令師可曾責張果冒昧麼？」通慧笑而答道：「正要請教師叔如此如此一樁事情，師尊說見到師叔自然明白，還求師叔指示才好。」鐵拐先生歎道：「仙家神通，能知過去未來，若是口舌不慎，胡亂出口，豈非違逆天數，自取罪孽。爾等初學，總怪作師父的不肯將未來之事盡情見示，安知此中大有出入，斷不能信口亂談的，同是一句話兒，有今天可說而昨天不能說的；有彼此都知道的事情，我所能言而他不能言的；甚至聽言的人也有能聽不能聽、許聽不許聽的，此中都有緣份、有定數，其理甚微，而界限極嚴。但此時無暇詳述，還須先去救那孟姜女的魂靈，順便還得把他丈夫的魂魄一起收了來，遲得片刻，即害他們多受片刻的痛苦，非仁人之用心也。」說畢，便對通慧、仙姑說：「你倆就同去走走來。」

二人大悅，一同相隨，即用縮地術一下子到了一個所在，前是高山，後臨大河，高山之上有大隊人馬綁縛著一個美人，用利刃剝取他身上一塊塊雪白粉嫩的肉，將來丟下水去。美人已是早死，當然不覺得怎樣痛楚，卻把下面看的許多人個個閉住了眼，不忍再觀，也有忍淚不住，放聲一慟者，一人先哭，眾人和之，一霎時哭聲遍野，山谷震動。那山上的將官大怒，喝命眾兵殺下山來，這一來，只駭得那批人落荒而逃。眾兵在後猛追，捉去了幾□個。此時通慧早耐不住，更不管三七二□一，回首向地上吹口氣，立時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砂飛石滾，專向兵士頭上打去，嚇得兵士們一個個抱頭鼠竄。那石子好像認識人的樣子，忽然飛起頂大的一塊，落在那將官頭上，打得他額破血流，捧頭跪地，大呼：「老天爺饒命！」那被擒的眾人，卻早乘機逃走了。鐵拐先生點頭歎息道：「這等小人狠毒如此，給他們吃些小苦，卻也未為不可，但也不必過份。」於是捏訣一指，風平日出，萬籟寂寥，只有水中留下孟姜女身上的肉，卻還浮在水面，並沒被風吹去。鐵拐先生和通慧、仙姑暗暗稱奇。鐵拐先生因說：「先把這些碎肉化成個東西，使他們永留於天地間罷。」伸指畫符，口中通誠，喝聲：「疾！」許多碎肉立刻浮在一處，宛如合體。鐵拐先生又用寶劍向這聚合的肉繞了幾□個圓圈兒，每繞一圈，即散開一圈的肉，化成無數潔白幼孝玉雪玲瓏的小魚，向四處游了開去。劃至最後，把這一大塊肉都分散了，只見滿河中盡是這等小魚浮游接喋，□分美觀。鐵拐先生舉劍一指，大喝一聲，忽然千萬小魚齊把頭向著他連點三下，紛紛而散。鐵拐先生那一隻手卻似扯住了什麼東西一般，慌忙開了葫蘆，塞將進去。未知此是何物，卻看下回分解。